

论反语接收者对反语的判定认知及自洽原则

徐晓冬¹, 韩力扬²

(1. 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2. 河北工程大学 文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 拟从反语接收者的角度来分析反语接收者对于反语的判定及认知, 其最终结论不难发现, 反语接收者对于反语的判定认知有着类似受喻者的主体性, 反语的成功判定和认知解读需要接收者充分调动自己的认知主体性, 结合反语发出者所处的物理语境、字面意义来解读, 但由于反语接收者个体主体性的差异, 也可导致接收者对于反语发出者真实意图的不同解读或是无法解读, 从而感受不到反语的存在, 同时反语接收者对于反语的认知过程也受到自洽原则的引导, 即反语接收者会根据已有事件或言语概念对后续事件或言语产生“预测”, 一旦这种“预测”遭到违反就会使反语接收者产生一种“焦虑”感, 这时反语接收者会开始自我协商的过程而消除“焦虑”感。

[关键词] 物理语境; 字面意义; 真实意图; 自洽原则

[中图分类号] H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08)01-0094-03

一、引言

反语(Irony)是一种在中西方语言中常见的现象, 其本质就是正话反说或者是反话正说, 在当今语言学界已经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 它之所以引起很多学者的兴趣, 是因为它和隐喻一样, 是人类认识世间万物的一种手段, 前者是通过此事物与彼事物的差异性来认识事物的, 而后者则是建立在此事物与彼事物相似性的基础上来认识的。因此, 本文拟从反语接收者的角度来探讨反语的判定、认知及自洽原则。^[1](P37-38)] 而这里的接收者指的是对话当中的听话者及旁听者、书籍报刊的读者以及广播电视的听众和观众等。

二、反语接收者的主体性及反语的判定认知

我们在讨论反语接收者(简称 R)的主体性之前, 首先需要明白什么是主体性。王文斌^[1](P34-35)] 认为: “所谓主体性, 就是指认知主体表现出的有别于他者的个体特性, 具有独特的自由意志, 理性反思和审美价值判断, 是个性的张扬和个体力量的释放。” 也就是说作为不同个体的人, 其主体性由于个人生长和教育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我们进行对外交往时对方所说的话, 是对方出于真实想法根据他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结合语言环境而发出的, 具有一定的主观成分, 而我们听话者或旁听者则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结合同样的语言环境来揣测对方发话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 同样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成分, 这就表明, 如果我们和对方所掌握的知识系统中重合的部分多, 就不大会误解发话人的真实意图, 而和对方所掌握的重合部分少, 那么很可能就会误解发话人的真实意图, 导致交往障碍。同理, 当反语发出者(简称 G)想要发表自己对于某一客观的人、或事物状态、或是直接对 R 发出评论以期待 R 的注意的时候, 首先要用 G 自己的知识系统, 我们这里借用类指空间(Generic Space)^[2](P1)] 来表示, 再结合他所表达的真实意图和他所处的物理语境进行概念合成, 概念合成之后再行“逆化”, 表达出和其概念不符的字面意义。而 R 则根据 G 的字面意义, 和 R 自身的

类指空间、G 所处的物理语境或是与 G 共同享有的物理环境相结合逐步推导出 G 的真实意图, 所以可以用图一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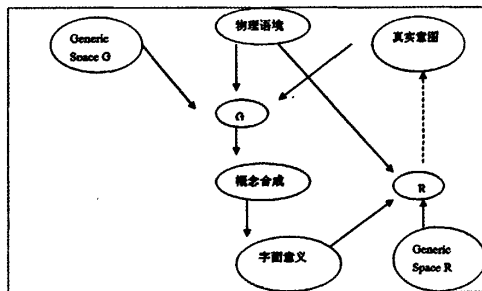


图1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 R 若要对反语进行判定认知, 所呈现给他的来自于 G 的话语, 称之为字面意义, 之所以称为字面意义, 是针对由真实意图为主要成分的概念合成来说的, 因为字面结构是概念合成的最后再经过语义的“逆化”而反映在语言表层的意义。而概念合成和字面意义就形成了明显的“文不对题”。这里的“文不对题”可以体现出单纯文字方面的, 也可以体现出只对于 G 本人真实意图的违反而不进行语言表面的违反。对于 R 来说, 这种“文不对题”在结合自己的知识系统(Generic Space R)和 G 所处的或是与 G 共同享有的物理环境中, R 就有可能判定出 G 的反语意味来, 但前文也提及了, 如果 G 的 Generic Space 和 R 的 Generic Space 中重合的部分过少, 那么 R 的认知解读就会失败。同理, 如果 R 少了 G 的或是与 G 共享的物理环境, 那么 R 的认知解读也会失败。所以在上图中, R 和 G 的真实意图之间则用虚线箭头表示, 体现出不确定性。比如以下例子:

(1)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原本要出去和女友约会的 Billy, 此时此刻因天气原因, 不得不和他女友推迟约会时间, Billy 说了一句: “What a lovely day!”

(2)“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么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朱自清《背影》)

例(1)中,Billy就是G,他的约会因为糟糕的天气而被迫推迟,他说的“What a lovely day!”就很可能只是个反语。是因为当时的物理语境是风雨交加的夜晚,再加上我们读者R的Generic Space分析,Billy和她女友关系肯定是亲密无间的,一天不见就想得很,而这场无情的风雨阻止了他和女友接触的机会,他自然会非常地郁闷和懊恼,所以他的这句话可以被认为是对天气的咒骂“What a terrible day!”,也因此R判定这句话就是一个反语,且语气非常强烈。但如果我们R的分析是Billy和他女友关系很僵,两个人的每一次见面近乎是种折磨,这样的风雨天正好阻止了他的这场不情愿的约会,那么“What a lovely day!”就不是一个反语,而是直义句^{[3](p7)}。因此我们可以认为R在这样的Generic Space里对G的反语的判定认知就是无中生有。如果当R对于当时的物理语境忽视的话,那么R对于这句话的反语判定认知就显的很困难。

例(2)中,作者朱自清就是G,他的父亲送他上火车时替他忙上忙下,非常辛苦,但他当时却不理解父亲的这些苦心,反而嫌父亲把他当作小孩子一样方方面面照顾的很周到,最终他领悟到了父亲的一片苦心,并后悔当时自己怎么那么笨,那么愚蠢。所以他用了2个反语“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作为读者的我们(R)如果抓住了G所发反语的物理环境以及我们自身的Generic Space去分析推测,我们就会很容易的觉察出反语的意味。同理,如果我们缺少了解G当时所处的物理环境或是缺乏一种对当时G所说的话进行分析推测的话,也是不会觉察出其反语的意味。比如我们读者会提出疑问“作者为什么说难道还不能够料理自己就是很聪明的想法呢(缺乏对G所处的物理语境),这样的话上面例(2)反语的判定认知就会有大的困难。以上两例只是明显的字面意义和真实意图相矛盾的反语,让我们再看下面仅是和G真实意图的矛盾而不体现在字面意义上矛盾的例子:

(3)一个疑心很重的丈夫在跟踪妻子的途中被识破,他马上拿起车里的伞说:“我是来给你送伞的。”其妻看着晴朗的天空说:“哦,你是来给我送伞的,多谢!”

(4)有一个顾客在饭店吃饭,饭里沙子较多,顾客将沙子吐到饭桌上。服务员见此,说:“不可能净是沙子吧!”顾客却微笑着说:“不,也有米饭。”

例(3)中,妻子对丈夫所说“你是来给我送伞的,多谢!”的这句话不是单纯表达“你不是来给我送伞的”意思。根据当时的丈夫R和妻子G共同的物理语境以及丈夫R和我们读者R的Generic Space共同推测,显然这句话和“送伞”的主题无关,而是针对丈夫的这种跟踪妻子的行为,对妻子的不信任进行了深刻的挖苦,其

反语作用比骂丈夫愚蠢、荒谬可笑来的更有效。同理例(4)顾客显然也不是说有没有米饭而是对饭店中米饭带沙的事情非常生气,是对这家店饭菜质量的一种抗议。除了以上对某一客观的人或事物(有时针对反语接收者)的“反语正说”外,还有反语发出者对于自己的嘲讽或是对某一客观人或事物(有时针对反语接收者)的“正话反说”,也就是表达褒奖,亲昵的反语,如下例:

(5)(The speaker has slipped on the step.)

Oh, great. That's nice!

(6)黛玉听了,睁开眼,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魔星’——请枕这一个!”(曹雪芹《红楼梦》)

(7)你问我家姚老五的技术吗?太差劲了,他做的门窗硬是找不到缝儿,他刨的木板,连苍蝇也落不住。(乐牛《关主任》)

三、反语判定的自治原则

无论是什么样的反语,R都会依据G的语言以及所处的物理环境和自身的Generic Space来进行反语的判定认知从而品味反语的意味,而R自身有时因为种种原因而品之不出反语的意味,这里笔者不再赘述。但R是如何结合物理语境和Generic Space R来判定出反语的呢?这里笔者想借用自治原则来解释一下,王文斌在受喻者的主体性及主体自治时指出,受喻者在解读隐喻时,需要有一个自治过程,即一个自我协商、自我核定、自我认同和自我满足的过程。“洽”一词表示“相互和谐一致”。换言之,“受喻者若想解读A是B或A似B,那么受喻者就须借助自己的经验以及自己对客观事物的洞察力和感悟力而寻找A与B这两个心里空间的相容性。”^{[1](p37)}同理,在反语的判定解读过程中,自治原则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即在“矛盾”中求“和谐”。R往往在G的反语发出之前,对于G所处或共处的物理语境有所理解或者是有着亲身体验,对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说出什么话会有一种“预测”。而这种“预测”会和前面整个事情的发展态势是一致的,这里笔者要引出另一个概念。这一概念就是“概念连贯缺省性期望。”^{[4](p7)}所谓“概念连贯缺省性期望”就是人类往往根据常规对话语交际中的概念链具有连接贯通特性的预设性期望。一旦后续的事件或是相关言语违反了自己的“预测”,那么就会引发R的一种相对“焦虑”的状态,因此会充分调动自己的Generic Space R来对相关的所有信息再重新进行审查消除“焦虑”。而这种自我消除“焦虑”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协商的过程。但是作为R来说(有时是庞大的群体),这种“预测”会因为个体、主体的差异性而出现不同的“预测”,这和Generic Space的差异性也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对“焦虑”的消除结果有时也会出现个体的差异性。换言之,反语的判定解读会出现不同,当然如果R没有上述中所出现“预测”后的“焦虑”状态,那么他(她)自身就不会出现一个自我协商的过程,也就是说反语判定的失败。比如例(1)中,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原本要出去和女友约会的Billy,此时此刻因天气原因,不得不和他女友推迟约会时间,为此看到这里的所有R来说,脑子里就已经把当时事件发生的场景勾勒了出来,并做出对事情的后期“预测”,如Billy一定会为此懊恼不堪,美好的约会就这么被推迟了。那么这样的“预测”到底对不对呢?接下来Billy说了一句话“What a lovely day!”,而

“lovely”这一词就引起了R的一种“焦虑”,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个赞扬褒义的词在里面呢?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怎么就成了Billy所说的a lovely day呢,这时R就会从头再把相关的信息从头再梳理审查一遍,其言语发生的物理环境则是审查的重点,再结合自身的Generic Space中的相关知识开始自我协商“男女恋人通常是亲密无间的”,由此作出最终判定“What a lovely day!”就是一个反语,想要表达出Billy的真实意图:无可奈何、郁闷和懊恼。但是也有的R在Billy所发出的话语之前会作出与上述相反的“预测”,如Billy一定会为此庆幸不已,那么后面的a lovely day就不会引起这些R的“焦虑”感,后面的自我协商也就无从谈起,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察觉出这句话中反语的意义,反语的判定认知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同理,例(7)中,你问我家姚老五的技术吗?太差劲了。这短短的两句话交代出的信息,使得R做出了“姚老五的技术到底有多么差劲”的“预测”如窗户透风、门不结实等等,可是后面的两句话就引起了“焦虑”:他做的门窗硬是找不到缝儿,他刨的木板,连苍蝇也落不住。这分明不是技术精湛的意思吗?于是R就会按照上述的方法进行“自我协商”,判定的结果同样也是反语,其G的发出者就是想通过这种“正话反说”来表明自己由衷的佩服姚老五的技术,G的真实意图也就表露无疑。

四、结束语

反语是中西语言中常见的特殊语言现象,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运用“文不对题”,此事物与彼事物间的差异性来认识世间万物的。而反语意义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反语接收者对于反语的判定认知,但是由于接收者主体性的差异导致了有些反语接收者不能感受到反语发出者的发言就是反语,不管怎样,所有的反语接收者都会结合言语发出的字面意义、发出者的物理语境或与其共处的物理语境、接收者自己的知识系统而解读反语发出者的真实意图。已经觉察出最后所言与前面的整个事件概念以及后期“预测”相冲突的接收者会运用自洽原则来消除“焦虑”感达到意义上的“和谐一致”。因此反语的意义才会得到充分的体现。

[参考文献]

- [1] 王文斌,受喻者的主体性及主体自洽[J]. 外国语,2006,(6): 37-38.
- [2] 王文斌. 施喻者的认知聚焦方式[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4):1.
- [3] 涂靖. 反讽的认知研究[J]. 外语学刊,2004,(2):21.
- [4] 王文斌. 幽默言语解读的在线认知机制阐释[J]. 宁波大学学报,2004,(2):32.

[责任编辑:陶爱新]

On the cognition and self-negotiation in irony interpretation

XU Xiao-dong¹, Han Li-yang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2. College of Arts,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judgment and cognition of an irony from the angle of the receiver of an irony. It shows that for judging or recognizing an irony the receiver of an irony also has his or her subjectivity the giver of an irony has, which is the same case in the addressee's interpretation for a metaphor. Whether the receiver can judge an irony successfully depends on his or her making full use of the subjectivity, the giver's physical context and the literal meaning out of the giver. However, sometimes the receivers of an irony may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to an irony or cannot judge an irony from the giver because of different individual subjectivities. Moreover, the whole process of an irony's interpretation is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Self-negotiation. That is, the receiver of an irony will make predictions for following events or utterances related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or preceding utterances. Once the prediction is violated, the receiver will be 'anxious'. At this time, he will begin his self-negotiation procedure to eliminate the 'anxiety'.

Key words: physical context; literal meaning; real purpose; the principle of self-negotiation

(上接第93页)

Analysis and strategic study of deficiency in professionals of coal enterprises and its monopoly

MENG Jian-min, GUO Li-wei

(Students Affairs Depart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firstly states the present situations of deficiency in professionals of coal enterprise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foundational safety managements of coal mines, then deeply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deficiency in professionals of coal enterprises and its monopoly, finally advances th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Key words: professionals of coal enterprises; deficiency and monopoly; reason; strategy